

NOMUSIC

www.nomusicmag.com music sets me free

24-25



谢天笑 活着才是最好的反抗

小凤

6岁的时候，随姥爷到区文化宫排练京剧，知道舞台很大。
10岁的时候，被老师遗忘在煤气肆意的办公室罚站，差点中毒而死。
16岁的时候，被判监视居住，无聊中拿起吉他，迷上它忧伤的音色。
24岁的时候，组建冷血动物乐队，演出时，脱裤子、砸吉他、踢音箱。
29岁的时候，在纽约地铁站卖唱，挣了钱打车去看BBKING的演出。
34岁的时候，在万人摇滚大会上，用吉他演奏国歌，拿古筝与吉他互搓，他的目标已经明确，那就是中国感觉的摇滚乐。

（一） 无痕的愤怒

2007年元旦，为了庆祝中国最具蛊惑意味的访谈节目——山东电台《小凤直播室》开播八周年，特邀谢天笑 TXX 乐队在济南植物园 PARK 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新年摇滚音乐会。

2005年迷笛音乐节上，我第一次见到谢天笑。那一晚，他引发了据说是那届迷笛音乐节上惟一的一次万人合唱，那如同“集体暴乱”一样的群体性撞击游戏——POGO的大场面，把我这个挤在人堆里的远道而来的外省伪摇滚迷的脸都吓白了，之后我就想，有一天我得找舞台上这个精瘦的山东老乡谈谈话了。

对谢天笑的采访，约了两次都没有做成，一次是因为设备原因，一次是他因为一件很紧急的事情需要补办身份证，他告诉我，他必须马上去找公安局的人。摇滚乐手和警察在我们伟大的国家虽然相安无事，但是总有几分神秘的紧张，尤其是长得疑似坏蛋的谢天笑，能顺利地补上身份证吗？我们的话题就从这儿开始了。

警察故事

凤：补上身份证了吗？

谢：身份证如果补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现在就是先去办一个临时的身份证，临时的三天就办出来了。

凤：昨天你就跟我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要马上去公安局。那公安局的人是不是很乐意帮助一个摇滚乐手来解决他身份证的问题呢？

谢：如果他们喜欢摇滚乐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吧。上次也是在迷笛演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后台休息呢，然后过来两个警察，就说：“你是谢天笑吗？”我说：“是啊。”我有点含糊的那种，心里犯着嘀咕说“是啊”。他们说“你给我们签个名吧”。我说：“哎，你们真的是警察吗？”他们说：“对，我们都是刑警。”签完名我说：“你知道你们吓了我一跳么？”

凤：很多摇滚乐手在现场偶尔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谢：2004年的时候，在云南昆明演出，当时刚出了第一张唱片全国巡演，演到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歌迷就跑上台来，就光着膀子的那种，你知道吗？有那种疯狂的那种感觉，当时那个保安就要打他——

凤：你就挺身而出？

谢：对，我救那保安急了，保安抓住那歌迷，我就抓住那保安，后来我们乐队的人手都放下了，都过来拉，然后全场的歌迷都在支持我们，后来那个歌迷哭了，抱着我，我们俩直接就在舞台上都摔倒了，然后全场都沸腾了这种，那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其实警察大可不必那么紧张，实际上摇滚乐不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一种玩法。

骷髅

凤：第一次听你唱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这口音怎么听起来像是我姐夫啊？我姐夫是淄博人。你是怎么能够把西雅图的Grunge唱出周村烧饼的味道的？

谢：因为唱歌比较随意自然一些，带出来那种母语的口音会比较重。实际上我没有模仿我的特点，我也没有故意希望我有一个山东口音，就是很自然地

唱就变成了这样，最后也反而形成了一种特点。

凤：十八岁以前你离开过淄博吗？

谢：没有，我小时候一直在淄博博山区，我父母对我有点过分的溺爱，甚至让我觉得有一些压抑，我一直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所以到了十八岁的时候，我突然要到北京玩音乐，当时我们家里人都认为我中邪了。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弹古典吉他的老师，他带回来一些北京搞摇滚乐的人的相片，我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唐朝啦、黑豹啦这些人，都留着长头发穿着牛仔褲军靴什么的，特别酷。我就觉得这个样子就是我要的，我就想留长头发穿皮夹克，后背上画一个骷髅。那时候对摇滚乐的爱好就是挺皮相的，但我没想到，后来摇滚乐给我这么大的影响。

凤：现在你后背上还有骷髅吗？

谢：现在这个骷髅已经给洗掉了，不能再这样了，吓着人。那时候在衣服后背上画骷髅，我穿着回家，我爸都把那衣服拿手指头拎着，就拎着一点衣角，不敢动多了的那种，给我放到门外面，说你不要在家里穿这样的衣服。

童年阴影

凤：你的父母非常溺爱你，那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呢？我们的采访进行到这里，我开始奔着艺术人生的方向去了。

谢：我事实上从小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到现在影响还挺严重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习不好，老师经常打我，现在我想起来还有一种很难抹去的阴影，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对我那么过分，拿拳头打我，然后让我站在雪地里，一站就站一星期。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养成了我一种特别能……用北京话说就是特别能磕的一种劲儿。

凤：死磕的一种精神是吗？老师跟你死磕，你就跟老师死磕。

谢：对啊，比如我老师把我关在办公室，然后忘了盖那个炉子的盖子，中午他回家吃饭，忘了我在办公室，我就一直站在办公室不走，办公室里面全是烟，我差点煤气中毒，差点……今天就没法聊了，我姥姥去找我的时候看见屋里都是烟，然后哭了。别的老师以为那房间着火了，都是烟，进去一看还有一学生站在那。

凤：你就没想到要跑？就是死在里面你也不知道要跑出来。

谢：我就不走，死磕。老师把我完全看成是敌我矛盾了，老师还给我起外号！我叫谢天笑，老师叫我“朝天笑”。而且是政治老师这么叫我。我甚至那时候想打老师玻璃。但一直都不敢。因为我父母对我太好了，我总是怕这样会伤害到他们。父母让我有了个底线，但是那种东西后来变成一种负担。让我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

凤：这段经历在你的心里埋下的是什么呢？

谢：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我现在的性格，就是那时候培养的，比如说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害怕失败，因为我已彻底失败得没有底线了。我也不会因为怕丢面子就不做什么事。因为我的面子已经丢没了。

凤：童年时候都已经丢干净了。

谢：我有一个事情印象特别深。我小学毕业就没考上初中，因为我爷爷是在抗日战争时牺牲的，所以我等于是烈士的后代，可以交钱上初中。等于说我学习的机会是有点来之不易。

凤：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谢：对，我的教育就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想那这样的话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我是谁，从这次开始我就认真地变成一个好学生。但这一天呢，我们的教导主任就来了。我那时候在博山七中，教导主任来了以后就给所有的新同学讲话嘛，说，我们现在这些新同学都要好好学习，有一些同学在小学的时候特别捣乱，我说到谁的名字谁就站起来，让大家都认识他，以后都注意这些坏同学。我根本没想到会说我，但是他第一个名字就叫的是“谢天笑”。而且那种口气“站起来！”，就感觉我叫这个名字就已经犯错误了。当时我都哭了，你知道么？我一个那么没有自尊心的学生我都哭了。从那以后我真的觉得，就那样算了。



www.nomusicmag.com music sets me

26-27

监视居住

凤：那个时候有没有感觉生命有点苦呢？有没有产生对生命最初的怀疑？
谢：没有，因为那时候有朋友啊。80年代末了。后来不上学以后，就成天跟着一大帮朋友晃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终于出了一点事。那时候我的几个朋友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工厂，偷了很多铜啊铁啊什么的去卖钱，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很贵的东西。

凤：属于盗卖国家财产啊！

谢：差不多吧，然后那个事儿后来很大，你知道吗？

凤：你去偷了吗？

谢：我没去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的脚筋断了，就是闹着玩追着跑，不小心铁片一下子弹到脚上了，把我脚后跟筋给割断了。做了手术，然后那帮朋友出去玩什么的也不叫我了。

凤：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谢：可是他们做了这事以后，完了跑来找我，我把他们藏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家里了，后来保卫科就来问我，有没有见他们？我说没有啊。就因为这个。这实际上我已经犯了包庇罪了。我这时候才了解到很多法律的东西，就是公安局起诉你到检察院，我的案子等于说一下子提交到检察院的这个档次上来了。因为年龄很小，就给了我一个处罚，就叫监视居住，就是你在家住，随时有什么问题随时叫你来，出远门你要跟警察请假。那时候我借了把吉他，一下子就在家呆住了，我就觉得那个吉他怎么就那么好听啊，而且有一种伤感的感觉。

淄博烟缸

凤：刚来北京的时候，好多画画的做摇滚的都集中在圆明园或者东北旺，你住哪里？

谢：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找的军艺的一个朋友。

凤：住的不错啊！

谢：我住在他的宿舍。那时候我从淄博过来，就是十八岁之前都没出过门的那种，最远去过济南。然后我直接从博山就来北京了。来了以后，我一看这北京那么大，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中国什么什么”，“世界什么什么”，我真是有种无助的感觉。那时候是91年嘛，我一朋友告诉我，唐朝乐队在人民大学那边排练，然后他说可以带我去看他们排练。淄博的特产不是陶瓷吗？我从淄博带了一些陶瓷什么的，想来这儿送给教我吉他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从淄博带来的特别好看的烟灰缸。当时就到了人大那边看唐朝排练，我一看，老五这吉他弹得太好了！他们排练完了以后，我就凑过去跟老五说话——

凤：然后把烟灰缸递给他？

谢：然后他也不太那什么……

凤：不搭理你。

谢：也不是太搭理我，因为跟他说话的小孩太多了，都想跟他学点吉他什么的。后来我说：“五哥啊，这是我从我们那带来的一个烟灰缸，我送给你。”他就在那弹着吉他，说：“好好好，放那吧。”然后我就把烟灰缸搁那儿了，后来他走的时候根本就没在意，他就给忘了带走了。

凤：咳，太不拿你的礼物当回事了。

谢：太不当回事了。我就把烟灰缸又拿回家，后来送给别人了。（笑）但是呢，去年的时候，我跟老五——

凤：又碰到老五。

谢：我跟老五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那天我们一起吃饭，他跟我说：“天笑，我过两天过生日了啊，你可好多年没送我礼物，你这次想送我什么啊？”我说：“你想要什么吧？”他就说：“你要不然送我一个打火机或者烟灰缸就行”。我当时一下子就想起那个事来。

凤：他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曾经送给他的那个烟灰缸了？

谢：我说：“你忘了我原来送你一个烟灰缸，你都没拿吗？”他说：“绝对不可能”。他也不承认了。（笑）

冷血动物

凤：“冷血动物”这个名字……哎呀，好像这是访谈必问的，我知道也很俗了……
谢：我也回答过无数次了。

凤：请你第一千零一次回答我，为什么叫“冷血动物”？

谢：原来的时候我总是跟媒体说，去吃饭，看见那厨师杀了一条蛇，我觉得特别残忍。但其实那也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实际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非有一个意义的话，那是因为冷血动物的寿命特别长。

凤：可是我发现“冷血动物”的寿命并不是太长，它从1997年成军，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冷血动物这支乐队已经不复存在了。

谢：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还是存在，实际上它是蜕变了。

凤：但是你为什么还不保留“冷血动物”这个名称呢？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些“血丝”们的感受啊？

谢：的确乐队改名字仿佛是一种忌讳，但是每个乐队的情况都不一样。前段时间朝阳流行音乐节我又碰到张有待，有待原来给我做过经纪人，那天在节目里他还说：“我说十年前就让你改名字你也不改，现在才改！”十年前的时候实际上有待就建议我们把乐队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

凤：对你来讲第一次最重要的演出是什么时候，你是否还记得？

谢：有一年新年的时候，张有待做了一个新年摇滚晚会，在北京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当时我从别人那要来有待的电话，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能不能去参加你那个演出？他说不行，没听说过你们，你们叫什么？我说叫冷血动物。

凤：他那儿不认识你是吗？

谢：对，但我知道他。后来我又找了一个他的朋友，跟他商量，说那要不然这样，就别的乐队都演完了以后，我们最后演。那天我记得有很多那时候中国一线的乐队，有唐朝、张楚、高旗、黑豹……都有，他们都演完了，该我们演出时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我们上去一演，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还以为是一个国外来的乐队。因为我当时玩的那种状态和北京的乐队不一样。那时候他们都特别认真嘛，艺术摇滚什么的，特别工整的那种，我们一上去也不怕弹错，音色特别脏，玩得特别刺激，特别暴烈。所有人都惊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就是这次演出之后，就和有待有了一个联系了。

意大利的哭泣

凤：我觉得谢天笑也挺有本事。最终还真让你给混出来了。一个淄博的，十八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本省的小青年，从小还是坏孩子，学习不好，后来一不小心摸上了一把吉他，到了北京混着混着就给混出来了，这多少人没混出来啊！那么多人玩摇滚，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你是怎么混出来的？

谢：我觉得应该是音乐本身吧，在这个时代只要有好的作品，是很难被掩盖的。我作品的好坏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我一直知道一个道理，你要打动自己才能去打动别人。

凤：你的作品都是你关起门来，能把自己弹哭的是吗？

谢：对。

凤：还对？！

谢：对啊。而且我有时候，我这个人实际上不太喜欢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乐队叫野孩子。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就听小索和野孩子乐队的CD，我自己开车，在欧洲那种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听着野孩子的歌——那么有民族特征的歌，是属于我血液中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就忍不住哭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也不想忍住让自己不哭。然后我就把车靠在一边，一直哭，哭一会儿我再走。

凤：自己的作品，也都是曾经让自己泪流满面的是吗？

谢：对，曾经有过，《我不爱你》曾经就有过。这首歌，实际上它不是一首情歌，它是我内心的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是我想得到又不敢得到，承认自己又不承认自己的一种矛盾内心。这样给你解释，你看那歌词就会明白。

我的愤怒实际上是一种无痕

凤：谢天笑被称为一名摇滚斗士，但是我感觉你真的不是一个和外部世界作战的人，你的作品当中没有特别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比如像崔健或者是左小祖咒的作品，你用摇滚做武器来和什么做斗争呢？

谢：我告诉你小凤，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你仔细想想，我前两张唱片表达的内容，实际上很少有那种直接表现愤怒的东西。我的愤怒实际上是一种无痕。我甚至是觉得没有必要。我更关心的是人性，是生活，一些我们生活中特别无奈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的一生都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体现我摇滚的力量。

凤：就是说你更多的是关心生而为人的一种普世的困境吗？

谢：很简单啊，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人们的生活到底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局？就是一些这样的问题。

凤：就是一种对生命的追问是吗？

谢：对，我很羡慕那些有信仰的人。因为你有信仰你就知道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所有的信仰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理解生活，理解自己，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真正去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也许完全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就是你什么都不相信，可能也是一种相信了，你就相信你什么都不相信就行。

凤：像是一个悖论啊！

（二） 无因的改变

虽然我拥有的可能是本城最后一张正版的《冷血动物》，但其实我得到的谢天笑的第一张唱片却是《XTX》，那就是在迷笛的现场，当谢天笑离开，整个迷笛散场以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准备收摊的跳蚤市场上，我找到了谢天笑与冷血动物的《XTX》，封面上的他就像刚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一样，十指交叉，闭目微仰的瘦削的脸上有着催眠般的神秘表情，整个氛围充满了仪式感，仿佛在冥冥中得到了什么指引。

2003年谢天笑从美国归来，发行了《XTX》，这也成为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从地下破土而出。据说这张唱片销量奇佳，而他甚至把摇滚唱到央视的《足球之夜》。那段蛰伏于美国的日子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美国

凤：2001年天笑和冷血动物乐队，你们把自己当成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发到美国去了。

谢：当时的确是胸怀大志，那时候中国的音乐环境特别不好，我们在美国演出参加德克萨斯音乐节的时候，就发现在那多年以来一直有日本的乐队参加，中国的乐队我们是第一个去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好像那时美国人对亚洲摇滚的印象只有通过日本。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机会，你不管怎么做都是一种开拓。从一个国际的窗口出现一个中国的乐队的话，那不就是中国摇滚走了一大步嘛！

凤：都盛传你在美国的时候，也经常去地铁口卖唱，然后换钱去酒吧。

谢：那是在纽约的时候。我在美国第一站是到的洛杉矶，然后我从洛杉矶一个人再到纽约，就像我那时候一个人跑北京一样。那肯定得挣钱吧，我到了那租了房子，钱也剩不多了，但是因为刚911以后，美国经济特别不好，很多美国人也没有找到工作。我在那找工作也很难，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我去洗盘子。戴着那种白的帽子，然后跟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墨西哥人，特别壮，倒垃圾一只手持着一袋，我就只能拎一袋，他就拎两袋。

凤：一看你的块头就只能拎一袋。

谢：所以我做了一天就不想做了。

凤：这么不能吃苦耐劳啊？

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这样，然后我就找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借了一把吉他，心想，那这样我还不如去地铁唱歌试试呢！结果就这样我就跑到地铁去唱歌。

凤：找点自己特长的事情干干。

谢：对，然后在洗盘子的时候，每天是37美元，或者是40美元一天，一天是12个小时。

凤：性价比真是不算高。

谢：后来我去地铁唱歌，我发现两三个小时就能挣40—50美元。我一看，哎，还行。从此以后我就老去那个地方，后来挣了钱经常出去玩，看演出，有时还会跟朋友喝多了。那段生活很有意思。

凤：那你在地铁口唱歌的时候，没觉得有一种沦落的感觉吗？

谢：不是这种概念。反正都是在唱歌，不都是在弹吉他吗？

凤：也是街头艺术的一种，是吗？

谢：就算在北京，我如果实在没钱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嘛！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啊？后来我把乐队在纽约做起来了，就是我和贝斯手李明，我们俩去的美国，然后那鼓手没去嘛，在美国找一个新的鼓手，跟他一起演出什么的，就没时间去地铁了。那个美国人打鼓打的非常好，后来我回国了以后，他也来中国找我，我们还在北京一起演出了好多次。

凤：你的美国之行，有没有给你一些反思或者收获之类的东西？

谢：那太多了，让我更觉得做音乐应该有中国特点。我在美国演出比如说他们闭上眼睛，我希望他们能听出我是中国来的乐队。我第一张唱片就有很浓重的中国元素，那个时候是通过音符来强调的，比如说《埋藏宝藏的地方》，那时候我还没有特意地用音色去强调，后来我才加入古筝。

神秘牡丹

凤：美国两年发生的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谢：还真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旧金山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去一个超市买东西，就看路边的站台，公交车站牌旁边站着好像是一个中东人，留着大胡子，我当时想这个人不会是恐怖分子吧？！911以后，那时候谁都很紧张，那人好像有点注意我。后来他就叫我，说你从哪来，我说从中国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你要干什么？因为当时我老婆在车上等我，然后我就把他叫到汽车旁边，问他你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他要给我解释我的生活。

凤：算命的啊？

谢：对，他是印度人。我说你不用给我看，我没有钱，我以为他要钱呢。他说我不要钱，没关系。他说你想一个花的名字，不说出来。我就想到ROSE，我刚刚想完了，他就已经写在本子上了。

凤：很神。好像有读心术。

谢：我一看我说哎——你怎么知道？然后他说：“你再想一个吧”。

凤：如果说想到ROSE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话，也可能是他蒙准了，你再想一个偏僻一点的花。

谢：后来我想到牡丹了，牡丹他不会想到的。牡丹是中国的花。结果他也写出来了。就是牡丹。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事情。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后来他说我很快会有一个变化，就解释了一些事情，我就觉得特别高兴。那事过了没多久时间我就回国了。

凤：果然是迎来一个变化啊！

谢：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古筝

凤：从美国回来之后，我觉得天笑最大的改变就是手里多了一件武器，左手吉他，右手古筝。在朝阳流行音乐节上，你居然用吉他的弦去扫古筝，让两件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乐器真正的发生了碰撞，可惜我当时不在现场，那会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声响呢？

谢：那声音特别奇怪，吉他的器叫和古筝的声音在一起搓出来融起来的声音，有一点刺耳，但是很特别。

凤：听说你现在的苦练古筝是吗？

谢：我真是也没有苦练过，没有，我就是一般排练的时候会练习，为什么用古筝呢？会弹古筝的人都知道它有五声音阶。就是自然音阶里面去掉4、7，少了半音，就都剩下全音，这古筝你怎么弹它都是有旋律的，你再加上摇滚的节奏，节奏和旋律在一起一结合，那不就是音乐吗？所以说我用古筝很自然，好像我天生准备好的就会用古筝。然后一用就用的非常自然，非常好。凤：在05年的迷迪上，你曾经也邀请布衣乐队的张巍，同台一起演那首《冷血动物》。

谢：和《再次来临》。张巍那不一样，张巍那是我的老师啊。但是我不是个好学生，因为我弹古筝用的是自己的一种方法。我就是用那个吉他的拨片弹古筝。而不是用古筝的指甲，因为我弹着吉他，马上去弹古筝，我装那个指甲是不方便的。

凤：那个音色会不一样吗？

谢：音色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但是拨片好像更饱满一些更好。我的确是跟传统的弹法不太一样，但我并不是为了想颠覆什么。

凤：那么多的中国古典乐器，你为什么就独独想到用古筝？缘分那！

谢：就是我们乐队的贝斯手，当时他买一古筝，我还觉得，这家伙买一古筝干嘛！那时还没去美国呢，就去他们家玩，一弹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悦耳，好像是我自己很熟悉的一种东西但是到现在我才刚刚认识它。很天然的一种亲



www.nomusicmag.com music sets me

28-29

活着才是最好的反抗

凤：我仔细观察我买来的本城最后一张《冷血动物》，CD盘下面封三的照片上，老谢竟穿着一件抹胸，过去的你在演出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惊人之举，脱裤子、砸吉他，踹音箱是家常便饭，因为无法压抑心中的冲动，要把全部生命的能量释放在舞台上。如今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你又有着怎样新的理解呢？

谢：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力特别长的乐队，像60年代就有的Rolling Stone、U2这些特别老牌的乐队，他们为什么现在还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是能把舞台和生活区别开的，像Rolling Stone他们演出的时候，带着黑眼镜叼着烟卷，跟好多女孩一起，给人一种特别流氓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英国特别著名的大学毕业的，平时他们生活当中都是特别绅士的，但是一上舞台他们就变成那样了。你想想，如果是他们在舞台上和他们在生活中完全一样的话，那他们这个乐队早就不存在了，有很多乐队像涅槃、大门这些，他们在生活中和舞台上是完全一致的。

凤：对，他们不正是你的榜样吗？

谢：呆会我们再说这个榜样的问题。先说为什么那些乐队就没有了，早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东西协调好，那是一种角色。

凤：你觉得完全分不开的话，这样就太容易把自己消耗尽了，是吗？

谢：太容易了。

凤：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正是这些把自己彻底的消耗尽，把自己生命实践跟艺术实践彻底的融合在一起的这些艺人，他们在摇滚心中赢得的尊重也是更多一些？

谢：我过去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来谈“榜样”了，因为我过去喜欢的乐队、歌手都是这种几年的火的时间，然后就走不动了。

凤：有的就自杀了。吞枪的或者是吸毒的心脏病发作的。

谢：我觉得不应该是那样，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利用上帝给你的天赋去做更多的事情。我并不是很喜欢Rolling Stone的音乐，但是他们现在利用自己音乐的影响力给多少非洲的难民免除了债务，给他们建学校建医院。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只管自己内心的世界，不惜把自己消耗掉，这在过去曾经是我的一种榜样，现在我还会喜欢他们的音乐，比如像科特·柯本，我非常喜欢涅槃做的音乐，但是我更喜欢PEAL JAM珍珠果酱。科特·柯本自杀以后，PEAL JAM说过一句话：活着才是最好的反抗。这是对我最大的改变。

凤：对天笑来讲，如果眼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为了革命牺牲自己，还有一条道路是保全生命以利于更好的革命，你愿意选择后者是吗？

谢：我肯定会选择更好的革命，更长时间的做音乐。我绝对不会选择那个短暂的瞬间。

凤：说出这番话来，你不怕摇滚听了之后会觉得你有点投机？

谢：如果他们觉得我投机，那他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他们对我有看法，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我相信过去这个阶段之后，他们会认为我说的这个道理才是永远的东西，这肯定是永远的东西，是这样。如果你活着，那你就这样做。

凤：但是当你把生活和艺术能够用一种比较冷静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把它剥离开之后，这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谢：这不是对你的创作更有好处嘛。你过去写音乐完全是站在自己的一种角度上去看世界，而现在我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角度，包括我第二张专辑里面的歌，像《冷血动物》那首歌，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鳄鱼，鳄鱼怎么看这个世界。或者是《向阳花》，我会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植物，如果生长在黑暗中会是多么恐惧。创作的空间就会更大了。你发现可以利用自己的音乐去说一些更多的事情。

(三) A Book:《血色黄昏》/A Film:《雷》/A Disk:《Nirvana》

这些年我的采访越来越追求一种“田野调查”的效果，经常一个访谈就做四五个小时，不到嘉宾求饶决不放过。这种死缠烂打的提问方式令众嘉宾十分头疼。天笑更是直接斥责我的工作方式“非常不人道”，他后来告诉我，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的舌头都发麻了。

每一个走进《小凤直播室》的嘉宾都要随身带一本书、一部电影和一张唱片。作为《小凤直播室》节目的必答题，即使舌头发麻也要回答。

书籍：《血色黄昏》

凤：今天天笑带来一本怎样的书？

谢：就是原来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过的一本叫《血色黄昏》。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一个朋友的哥哥，他推荐给我的。当时他是刚刚从劳改队回来，我对他那个人觉得有一种神秘感，甚至包括他抽的烟。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挺小的，就觉得他特有品位，那时候他都抽大重九。

凤：他是劳改犯出来的，是一个有前科的人，那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他这人有问题吗？

谢：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也有问题。

凤：《血色黄昏》作者老鬼写的那一代红卫兵在边疆的生活，有没有吓坏你这个八十年代的小青年啊？

谢：很震撼。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晚上呆在被子里读这本书，书里写到天那么冷，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只盖着一个皮毡子。我也跟着发抖，好像能感觉到那种天寒地冻，有点身临其境了。他真的是经过了很多那种人生不可思议的痛苦，很多他在青春期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很震撼。比如他甚至写到他手淫，他每天多少次什么的，我觉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不只是那种性的压抑，包括他发现信仰和现实之间相差特别远，他已经到了差不多快疯了边缘。

凤：这本书有没有对你的性格塑造上产生什么影响？它是不是也给你的青春注入了一种血性的东西？

谢：当时那位老大哥推荐给我这本书，意思是告诉我，爱情不存在，朋友也会变，是比较悲观的想法。正好吻合那个阶段我对爱情、对朋友的一种看法。我印象特深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爱上一个女孩，那女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嗑了一堆瓜子皮放在那桌子上，他后来给偷偷的收走了，自己藏起来了，特别动人。还有一个，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当被打成反革命，第一个跟他划清界限的就是他的那个朋友。

凤：这会不会也让你对友情产生怀疑呢？

谢：那段时间会有吧，也让我觉得有点伤感，那种社会的背景让很多人的情感都有点扭曲。

凤：你对爱情是什么看法？

谢：爱情就是一段时间吧。关于这本书还有一故事，后来我来北京以后，我有一朋友，有一次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他说，老鬼买了那个《第一滴血》里面的那个弩，你知道吗？

凤：就是强弩之末的那个弩吗？

谢：就是电影里面用的那个弓箭，我不小心一下子听见了，因为我已经差不多把老鬼那个人忘了，我就问是不是写《血色黄昏》的那个老鬼？他说是啊，我说怎么回事，那个弩他怎么买了？他说对啊，老鬼现在在美国呢，他买了那个弩什么的……我说那你认识老鬼吗？他说认识啊，他们原先是邻居。我说那老鬼要是从美国回来，你介绍我认识他吧，他说行，好的，可以。我那朋友原来他也是插队什么的，也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一个人。

凤：一个老大哥朋友，后来他有没有满足你这个心愿？你跟老鬼认识了吗？

谢：没有，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去云南住了。

电影：《雷》

凤：一部电影，天笑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谢：《雷》（Ray）就是雷·查尔斯。是个音乐家的传记片。过去我就知道雷·查尔斯，他是一个盲人，但不是先天性的，小时候他看到他弟弟在水里淹死，后来他的眼睛就越来越不好，最后双目失明。真的，过去我听他的名字差不多就像听贝多芬一样。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大师”。

凤：凡是这种人物的传记片，一定就是有光明黑暗痛苦欢乐交织，雷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没有遭遇过一个什么特别严重的坎？

谢：肯定有，他曾和毒品纠缠不清，他染上了毒瘾，以致不能自拔，被媒体公布后一败涂地。可是后来他还是真的靠自己的毅力戒掉了毒品，又重新出了唱片。

凤：我觉得不光是雷查尔斯和毒品纠缠不清，摇滚圈似乎也是跟性，跟毒品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

谢：那也没有吧，也没有这样吧。

凤：天笑赶紧的撇清是吧？

谢：我觉得爱和正义才是永远的东西，摇滚圈也有很多健康的东西。

凤：周围的朋友，或就是玩音乐的人，你看到过他们接触毒品吗？

谢：没有。

凤：哎呀，守口如瓶。（大笑）

谢：不是守口如瓶，真的没有。我自己也从来不会去沾这些东西。

凤：……省得我问了，我本来还想问呢，因为前两天去你的论坛上看到有人就问，说老谢吸不吸毒啊，说老谢这么瘦，怎么回事呀？（笑）

谢：很多人都很瘦，张亚东也很瘦，张亚东他跟我一样瘦，那为什么没人去问他呢？

凤：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一些固有的偏见，然后带着一些好奇。好奇害死猫。

谢：好的音乐不需要依赖于什么东西，我一直反对依赖于什么东西去做音乐。为什么我说过去我的一些偶像，到后来差不多都被我推翻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暂时的。

凤：比如说你推翻的偶像里面应该就有科特·柯本吧？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吸毒很厉害。

谢：对，他的死实际上我觉得跟毒品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本来聊电影我很想聊《The Doors》。为什么没说呢？是因为我觉得吉米·莫瑞森他也是一个那样的人，很快就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意义啊？活着才是最好的反抗啊。

凤：雷·查尔斯就是一个活着就是最好的反抗的一个典范，他是大前年才去世的，活到80多。我觉得中国创作型的艺人，可以一直唱到老的很少。

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老吧。肯定要唱到老，我不唱到老我干什么。我不把音乐当成事业去做，音乐应该就是生活。因为如果当作事业去追求的话，你就会为目的，会要一个结果，那有了结果，达到了目的，是不是就到头了呢？所以我更把音乐看成是生活。

凤：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艺术家，其实他们生命当中也会有很多坎，如果这个坎儿越不过去的话，有可能就完蛋了，像科本。

谢：对呀，这也说明一个人是多么强大。我们崇尚的这些人应该都是……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英雄呢，就是因为他很多不可思议的困难都经过了，那不就是我们的一种榜样嘛。

凤：这个坎儿如果能越过去，他就是英雄，如果越不过去的话，他就是烈士。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几乎就越不过去的坎？

谢：也有过，第一张《冷血动物》发了后，有一段时间特别灰，觉得生活已经看得太明白了，甚至有时候觉得跟别人吵架都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东西值得你去跟人争执。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什么都不需要争了，因为我认为生活没有意义。不是没有意思，是没有意义！做喜欢的音乐也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趣，而它也不可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甚至我做再好的音乐，也只能算有意思，对于我自己个体的生命来讲也没有意义。

凤：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坎，有没有想自杀？

谢：没想过。自杀有什么意义啊？

凤：嗯，活着就是一种自杀，是吧？

谢：后来确实是因为我孩子给我带来的一些东西。我有了一个女儿。她刚出生的时候我一看她，我感觉像是我自己又出生了一次。看她慢慢长大，有点

像看我自己再重新长大一样，通过她，我想我要给她很多好的东西，给她爱，突然我就觉得原来这个东西才是人永远的东西，就是爱和给予。实际上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吧。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和我生活真正的意义。

音乐：Nirvana 柯特·科本

凤：很多人乐意把你原来的冷血动物乐队跟Nirvana相提并论，你觉得你跟科特·柯本究竟有没有师承的关系？

谢：的确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唱法上，我觉得柯特·科本的确唱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实际上是无意中开创了一个时代。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更火的乐队是Gun&Rose（枪炮与玫瑰）这样的乐队。Nirvana的出现直接就把重金属都给毁了，非常有颠覆性，音乐也更反叛，更简单，直接，一下子就掀起一个GRUNGE的潮流。他们实际上和Gun&Rose这样的乐队很对立，他们觉得那帮人装明星。在颁奖活动上碰到了就取笑这帮人戴着黑眼镜，带着保镖，穿的裤子什么样什么的。Gun&Rose他们也特生气，有次据说要打柯特·科本，柯特·科本抱着小孩跑到车里面，然后他们乐队另外两人留在那儿跟人开打，让他给跑了，有过这样的事。前段时间朝阳公园流行音乐节的时候，就是穷街乐队Skid Row他们不是来演出吗。

凤：好像你还和他的主唱Sebastian Bach一起合唱了一首歌，是吗？

谢：对，他们都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当时他们邀请我跟Sebastian Bach唱一首歌，他问我会不会，我说当然会啊。我也觉得特别高兴。然后第二天我请他们去吃饭，然后我问Sebastian Bach，你认不认识科本？他说认识，但他很明显不愿多说也说的不多。后来我问他认识不认识Gun&Rose的主唱Axl Rose。他立刻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曾经Gun&Rose在英国演出，Rose病了，没办法唱歌，他帮他唱了整场的演出啊什么的。他们还经常发短信互相开各种玩笑。

凤：哦，还发短信！

谢：对，他们之间好像还是很有帮派的感觉。Gun&Rose和穷街绝对是一个阵营的，他们和Nirvana就是两个阵营的人。但是 you 从长远来看的话，实际上到现在为止，GRUNGE音乐掀起的潮流，影响力特别大，甚至影响到中国。但是和重金属音乐相对来说，我们不谈对某个人的喜好，单说音乐类型，实际上重金属现在仍然是音乐的主流。

凤：GRUNGE大潮已经逐渐退去了。

谢：可以说随着柯特·科本的自杀，GRUNGE已经死了。因为在西方GRUNGE音乐没有方向了，等于是失去了一个领袖，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做了。当然还有人在做GRUNGE音乐，但是究竟GRUNGE何去何从，也没有人能知道。凤：你可是被称作是“中国GRUNGE第一人”，其实你的乐队也是在科本死了之后才做起来的。当时做这个乐队有没有向科本致敬的意思呢？

谢：有一些影响吧。

凤：在很多人的心中，柯本是个英雄，你是否也认为他是个英雄呢？

谢：我觉得他可以……我更愿意称他为天才。

凤：你是否能理解他的自杀行为？

谢：不，我不理解，我觉得有点儿不负责任。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的小孩现在也长到十四五岁了，他这样做太自私了。

凤：柯本自杀的那一天，1994年4月5号你在干什么呢？

谢：我在五道口那儿，在街上溜达，我一朋友，他开唱片店的，他叫住我说，天笑你过来，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Nirvana主唱自杀了，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是预料之中的感觉，我就说：“噢，是吗？”